



第二名

有鬼

藍涵鈺

有鬼



藍涵鈺

0

蘇惟絃第一次見到堂妹小鬼是在祖父的葬禮，陰陽過度地帶，人鬼交雜，還有嗩吶樂隊聲當襯底，擺明吵死人。這是她長到十八歲第一次回台南麻豆老家，兩小時前，她才隨母親烏日搭高鐵直直往南，蘇家大喪之日，母子如跑場藝人般歸來，上台演一場人倫劇，戲唱完就走。她們母子倆還活真像鬼，沒人聞問，也沒人叫她們跪叫她們哭。母親阿桂說：「卡緊來走！有轉來就好。」離開前，她鬼裡鬼氣地問家祭時並排一塊的堂妹小鬼說：「我們算是蘇家人嗎？」小鬼說：「鬼才知道！」

三十六歲的蘇惟絃站在慈澤宮仰頭望天終於看懂，謎底到底還是當年那個小鬼揭曉，果真鬼才知道。

1

西屯路上的慈澤宮前停滿摩托車，這是棟民國

六十年代的三層樓房，客廳當神壇用。宮裡主祀地藏王菩薩。走進去，壇內壁面漆色剝落，上了層土黃煙漬，摸上去總是黏的。不張燈的壇內，唯菩薩前縈繞的香片氣息給出外人一點人味，這裡專解柴米油鹽夫妻失和與風水敗壞之事。慈澤宮常常擠滿這亂世階層中各種失意與歡欣的人，蘇惟絃往年在學校總跟同學說：「我們宮真的很像網路聊天室耶！我常吃飯到一半就有人哭著衝進來，見鬼了，明明是在求菩薩的。可怕的是，他們每個人的故事都跟電視演一樣，很精采。」是的，有故事的人。慈澤宮神桌後的菩薩被煙燻了十多年，香火鼎盛，靈氣十足。蘇惟絃在學校卻說：「我家拜的是黑面菩薩，不過需要美白。」蘇惟絃很愛說笑。

壇內常常有一清瘦女子襲白上衣白長褲，赤腳，每個昏曉儀式般為菩薩換上新茶新素果。她是蘇惟絃的母親，阿桂，台南麻豆女子。阿桂最常對菩薩說：

「明年我們就回去，麻豆才是咱的厝。」這支票開的大，兌現遙遙無期。怕是菩薩也看破，打從她帶著菩薩與蘇惟絃逃出蘇家已過二十來年，連菩薩也老了。漸漸，阿桂與菩薩合力在台中西屯打出名號。每週二開壇問事自己當乩身，她跟菩薩一體為人除病看前途，偶爾還得下地獄去尋人，惟絃則在一旁待命，天生小桌頭，桌齡從國小三年級算起。現在她二十六歲，是個白天在國稅局上班，晚上回家吃飯睡覺偶爾跟朋友聚會的單身女子，心情差的時候就上部落格寫寫心事，部落格叫做：「有故事的人」。網路人氣也不差，最喜歡上網下標買東西，結識虛擬網友卻從不相認。擁有無數個帳號與密碼，msn狀態上最常放自己的側臉自拍照，好友名單三大頁。蘇惟絃過著套公式的生活，遊蕩在這城市西屯海域，沒人會指認出她，說穿是個沒有風格的人。她長的像小一號的蕭亞軒，眯眯小眼，阿桂總說：「小眼睛看不到什麼鬼。」也

是，從來沒聽過她有什麼打算，沒什麼抱負理想與遠見，就打算不婚賴在母親身旁當一輩子的桌頭彷彿也是美德，蘇惟絃常被來宮裡的婦人擾著要為她作媒，說，「再不嫁，阿絃就要當廟婆了。」

蘇惟絃其實沒在聽，選擇性的聽見與看見是她的任性，也是她的不安全感。是的，蘇惟絃與母親阿桂，永遠結伴的異鄉人，她們是家族暴力中逃出的災民，還有菩薩當靠山。

慈澤宮的阿桂是文丑，沒在操五寶，宮裡興，來的人必定也雜，但紅包總是厚如一本字典，阿桂常推辭說：「菩薩不需要這麼多啦！」可信徒眼神篤定地擊垮她，看她一如活菩薩。好比中科一位羅伯特主管說的：「我們夫妻倆作試管嬰兒會成功，都是菩薩指點的好日子，這間宮就像是救了我們夫妻的新家，菩薩是我們未來小孩的契母啊！」又或是後巷尾的老崔，拿著一疊中國新娘沙龍照片，或者站在江南水邊

人家，有垂柳的小橋上看天空雲朵飄過；或者是一張大頭照像從骨灰罈撕下來的鬼，老崔三天兩頭就騎著電動機車停在宮前喊著：「阿桂姐啊！快來幫我找老婆喔。」於是阿桂將三十來張大陸女子照片鋪在神桌上，還灑了點香灰，良辰吉時，菩薩特地降駕要為老鄰居敲定婚事，重感情。菩薩選了張雲南阮氏女子，老崔很快就飛大陸娶親，老婆沒找到先回了雲南老家。鬼才知道阮氏女子竟是五十年前家中老爸許給她的老婆，從此沒飛回來。大批人回不去，老崔皆大歡喜的降落且生根成了家。但更多的是命運與她相似的女子，大甲的羅拉姐離婚三年，她踏進慈澤宮時，蘇惟絃驚呼以為看到星光大道的評審小玲老師，羅拉姐對音樂也很有品味，會談鋼琴還會寫歌，半個才女。白天羅拉姐在瑞聯新天地當清潔工，打掃十幾層樓，晚上想念寶貝女兒哼著歌，隨時還要防備前夫的追殺；住文心路的江鳴蕙是老公外遇的流浪教師，失

業與失婚的雙重打擊讓她精神徹底崩解，她遇到阿桂姐的前一晚才在中港路彰化銀行大樓前徘徊，鬼在叫她。可一個念頭讓她車子往逢甲方向開，她來，引菩薩檀香而來，跪在菩薩桌前，海嘯姿態，整整說了半小時。

阿桂是西屯流浪的菩薩，渡了無家尋家求家的眾生，自己卻沒有家。信徒最愛對她說：「阿桂姐謝謝妳救了我一命啊！」卻不知阿桂的命連菩薩都插手不來。她在慈澤宮前種滿芙蓉小樹還有秋桂，桂花開時便是秋天，每年這時她從麻豆批來老叢文旦擺在宮前販賣，她總說：「阮故鄉麻豆的文旦實在沒地比！」隨手便老練的剝起文旦來，一出手就知是行家，她遞給攤位前的每位客人一片文旦肉說：「六十年老叢的喔！比我還老！甜度真正飽足！」文旦賣的嚇嚇叫，中科羅伯特還訂上百箱要送客戶。她也常跟信徒說：「阮菩薩是麻豆分來的，麻豆是好地理會出人才啦！」

有空就去麻豆七逃。」兩千年時麻豆女婿陳水扁還真當選了總統，藍天變綠地，阿桂姐對著電視機喃喃念著：「麻豆人出頭天啊……」但她心中最掛念的其實是老家那兩張神主牌。

2

三十六歲的蘇惟絃站在慈澤宮仰頭望天，十年前她與堂妹小鬼返抵故鄉麻豆，替祖父生前留下的冤債超度，當時故鄉一土一草都牽動著她的精神，現在的她，不再飄浮在壇煙中，安安穩穩的站在土地上，跟母親阿桂一樣如水般漂流的她，於是有了重量。會是逢甲夜市的人河與喧囂，蘇惟絃開車夜晚八點行過逢甲路，兩旁店家騎樓人群如浪湧動，她是游標，浮生在這繁華的世間螢幕上，成為喧鬧的一部分；她也是這城市的血肉，卻在心底藏著古老的靈魂。偶爾年輕騎士從車身旁流竄而過，改裝車與消音器，爆炸的熱

血與嘶吼，年輕的世代總充滿聲音。街上人群往往在下個紅綠燈前便鑽進兩旁寄生滿攤販的小巷，她們像飄在街上的遊魂，青春總愛往捷徑鑽，而此地乍看恍如鬼市。紅燈時，潮男潮女從她車前奔躍而過，失命像倒數中的三十秒，耗盡便不虛此生。蘇惟絃看著車燈打在那些女孩粉色衣物上，每個人都把小畫家穿在身上，複雜的層次與詭譎的色調，臉上的笑容往往有些僵硬，看起來假假的。蘇惟絃切換燈頻，像探照自己生命的過去，過去她也這樣，沒有軀體。蘇惟絃車速壓慢，緩緩的划過這人世，像艘駛往邊境的渡船，搖晃在鬼域，觀看兩個世界。

蘇惟絃看見自己不在那裡了，魂兮歸來。活著感受腳下的泥土氣，中部紅土壤，南方的棕色土。十年前，小鬼與蘇惟絃重逢在慈澤宮，菩薩引渡見證下，阿桂的急救方三十張超渡咒，快遞送往麻豆蘇家。結束了，所以握緊雙手重新開始。現在阿桂開始像候鳥

往返在台中與台南，週二開壇完的隔日，要蘇惟絃載她到朝馬搭統聯客運回麻豆，再要小鬼或小嬸來接她回蘇家，幹嘛？掃地煮飯和養雞養鴨，阿桂總說：「好壞都是在做人，又不是鬼。」小嬸要她乾脆回來好了，算算都是一家人，阿桂推辭，蘇惟絃不會感到意外。我們家現在已經沒有男人了吧。農曆八月中秋，蘇家祭祖，小鬼與母親，阿桂和蘇惟絃，四個女人站在列祖列宗前，對準兩張神主牌，誰還管誰是誰家鬼呢？不交談的閉著雙眼，只有檀香繚繞在每個人的鼻頭。

小鬼癡癡望著神主牌上的兩個姓氏，想到母親與阿桂伯母也是兩個姓氏，紛亂的系譜她覺得乏味極了，有什麼好在意呢？

嬸嬸說：「阿嫂！下次帶我去妳們宮看看，十年前是菩薩救阮，現在咱才可以團圓。」

天下漸漸暗了下來，烏雲從溪埔地移了過來。

阿桂說：「秋天就是這樣，還在下西北雨，乎人分不清，是什麼時存了……」

是什麼時存啊……

淡淡的香味從戶埕，從遠方飄來。伴隨著涼風與潮濕的空氣。

阿桂與蘇惟絃走出蘇家大廳，燦爛笑容，掉頭望著廳內，不知道對誰說：「桂花已經開了……」